

相声艺术论集



侯宝林 薛宝琨 汪景寿 李万鹏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相声艺术论集

侯宝林 薛宝琨 汪景寿 李万鹏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润生
封面设计：石丙春
封面题字：金开诚
插 页：田 原
钟 灵

相声艺术论集

侯宝林 薛宝琨 汪景寿 李万鹏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6 2/16·插页 2·字数 141,000

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,3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08

定价：0.62 元

目 录

发扬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·····	1
传统相声遗产评介·····	6
关于相声的讽刺传统·····	33
老舍先生和相声艺术·····	47
论何迟的相声创作·····	72
一篇不可多得的相声史料	
——略谈“子弟书”《风流词客》·····	83
附：风流词客（全三回）·····	89
承前启后的相声名家——“穷不怕”·····	101
漫话相声艺人张三禄·····	120
说“白沙撒字”源于“沙书”·····	129
相声释名·····	146
相声和“乔”·····	159
“平地茶园”	
——侯宝林艺术生活漫忆·····	178
相声和口技（资料）·····	181
后记·····	194

发扬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

建国以来，相声艺术取得很大成就。旧社会被人们瞧不起的、难入文学艺术之林的相声，解放后成了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为了发展相声艺术，需要对相声艺术的传统、特点和规律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。在这里，我们想谈谈关于相声艺术的几个问题的看法，以期促进对相声艺术的研究。

讽刺是相声艺术的传统。且不说流传下来的几百段传统作品，讽刺的特色反映着相声艺术的历史行程，成为相声发展的主流；就是孕育相声艺术形成的古代“俳优”、唐代“参军”、宋代“杂剧”以及民间笑话等等，无一不是以讽刺见长的。可以说，相声的艺术生命来自讽刺！

当然，相声在旧社会主要流传在市民阶层，每为下层劳动群众、城市贫民等所喜爱，因而带有不少庸俗、低级的小市民情趣。特别是解放前夕，相声被国民党反动派糟蹋得不成样子，不少作品充斥着黄色、下流的低级趣味，甚至连一般市民都不屑一顾，嗤之为“下三烂”。

但是，这些旧时代的污秽并不能淹没作为相声主流的讽刺锋芒。因为人民是永远不甘屈服的，不管黑暗势力多么强大，人民的反抗情绪总是要通过各种曲折的形式表达出来。于是，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，相声就象被踩在泥沟里的小草一样，经过曲折的变形，仍然顽强地生长着。例如传统作品《字象》，借助“一字、一象、一升、一降”的语言文字游戏，讽刺了巡按、典史等贪官污

吏的昏庸和贪婪。《揣骨相》则大胆揭露反动军阀是“贼骨头”、“贱骨头”、“反骨头”。《牙粉袋》讽刺日本侵略时期物价飞涨，面粉袋只有牙粉袋一样的大小。而《改行》、《关公战秦琼》等则以嬉笑怒骂的方式，嘲讽了“天之骄子”的皇帝，鞭笞了作威作福的达官贵人。在旧社会，讽刺是劳动人民战斗的武器，讽刺的传统就是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。

新中国的成立，为相声艺术开辟了广阔的天地，也给相声创作提出了崭新的课题。其中之一就是讽刺和歌颂的关系问题。从旧社会流传下来的以讽刺为特长的相声艺术能否歌颂呢？讽刺还要不要？讽刺和歌颂的关系怎样解决？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到了人们面前。

解放后出现的相声作品，有许多是歌颂性的。有些作品在鞭挞反动统治阶级丑恶的同时，也赞扬劳动人民的机智、勇敢。以欢悦的情绪和轻快的节奏讴歌社会主义制度的《社会主义好》，歌颂福建前线民兵英雄的《英雄小八路》，表彰公社社员的《女队长》、《公社鸭郎》，以及深刻反映新旧社会变化的《昨天》，都是时代生活的颂歌。特别是相声《昨天》，以强烈对比的手法，把“今天”和“昨天”结合起来，通过酣畅的笑声，既揭露了苦难的“昨天”，又歌颂了幸福的“今天”，还鼓舞着人们迎接更美好的“明天”。这种热情歌颂新生活的尝试，为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。

然而，对新生活的赞美并不等于对旧垃圾的清除。相声歌颂功能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对讽刺传统的否定。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，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污泥浊水。因此，作为劳动人民的艺术武器，相声在获得新生以后就非常自然地加入了清除旧垃圾的战斗行列，讽刺再也不是人民在重压之下曲折地发泄其愤懑的手段，而是群众自觉地和过去告别的

战斗武器。从此相声的讽刺传统掀开了新的一页，涌现了《婚姻与迷信》、《夜行记》、《住医院》、《妙手成患》、《砍白菜》、《飞油壶》、《离婚前奏曲》等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。无论讽刺的自觉性、准确性和深刻性，都比传统相声有了极大的提高。何迟同志的《买猴儿》、《开会迷》、《统一病》的出现，使相声的讽刺传统更加发扬光大。《买猴儿》塑造了工作上“马马虎虎”，生活上“大大咧咧”，作风上“嘻嘻哈哈”的“马大哈”典型形象，尖锐地抨击了雇佣观点的残余，严肃地指出了虽然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，但是不可轻视的一种思想倾向。《开会迷》辛辣地嘲笑了官僚主义者脱离实际、夸夸其谈的工作作风。《统一病》大胆地揭示了那种由于不懂经济而把一切都“统死”的错误倾向。这些作品既是严肃的、尖锐的，又是热情的、善意的。他们饱含着人民对生活更热烈的追求，对理想更美好的憧憬。它们象放大镜那样，把旧世界留下的痼疽毒瘤戳破给人们看，催人发笑，引人深思。

遗憾的是，一九五七年以后，政治生活的正常局面渐渐被破坏了。真话不敢说，缺点不敢讲，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批评被诬为“攻击党的领导”，对生活里落后现象的揭露被斥为“丑化社会主义”，于是诸如《买猴儿》、《开会迷》、《统一病》等一批反映群众心声、切中时弊的好相声，统统被打成“毒草”，并且株连作者和演员，戴上“右派”帽子。从此，讽刺艺术被列为“禁区”，人们一提讽刺就噤若寒蝉，视为畏途。

此后，随着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战线上批判所谓“修正主义”的不断升级，相声艺术通向生活的大门渐渐关闭了，揭露矛盾的言路日益堵塞了。讽刺既不能要，那么就只好在狭小的圈子里搜索所谓的“光明面”。而在“五风”泛滥的日子里，假话、大话、空话是被当作“光明面”吹得天花乱坠的，于是，象“幸会嫦娥”、“赶跑龙王”之类的作品便杂沓而生。相声再也不成其为相声，而

变为浮泛的空喊、“政治的对话”。就这样，由于背离了现实主义道路，不仅扼杀了相声的讽刺传统，也堵塞了相声歌颂的道路。讽刺的急剧衰落和歌颂的畸形发展，这自然是对相声现实主义传统的反动。

六十年代初期，曲艺界曾就笑是目的或手段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，比较一致地肯定了相声的讽刺性能，指出讽刺是相声的艺术特长，“但不排斥歌颂，也兼有介绍知识、愉悦观众等性能”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些积极的、正确的主张既不可能扭转当时盛行的“左”的倾向，也就无法挽回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。

笑，本来既是相声的目的，也是相声的手段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应该采取笑的艺术手段，而笑对相声艺术本身也可以说是目的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常常处理得不恰当，而对政治的理解又是十分狭隘、片面的。起初，把“政治”跟一时一地的运动等同起来，为“政治”服务成了政策图解。所谓“说中心，唱中心，演中心”的口号更助长了相声脱离生活的倾向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这种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“政治”成了野心家的阴谋，篡党夺权的丑类被当成是“反潮流的英雄”狂加吹捧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则被横加种种罪名乱施挞伐。只要翻看一下“四人帮”时期的某些相声，便不难发现，在那里光明与黑暗、真理与谬误、真善美与假恶丑完全被颠倒了，因此不论歌颂还是讽刺，都成为阿谀和谩骂、献媚和诽谤的手段，这实在是艺术的堕落！

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相声有如咆哮的江河，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桎梏和禁区，冲向生活的前列，呈现了空前的繁荣。几乎就在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同时，《帽子工厂》、《特殊生活》、《舞台风雷》、《闹而优则仕》等相声便在群众中风传着，表达了人民对胜利的喜悦，对这伙人类蠢贼的鄙视。不久，以“内部讽刺”为特色的相声

作品也开始显示威力，象《如此照相》、《霸王别姬》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形成“四人帮”悲剧的历史和社会原因，切中时弊，发人深思，引起强烈的共鸣。而象《不正之风》、《媳妇往哪儿娶》、《教训》等作品，则又深入到生活的潜流，夸张地向人们显示不应忽视的种种问题。特别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讽刺和歌颂的关系，也因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而得到了较好的处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相声正以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走向繁荣。人们需要开怀的笑，尽情的笑，酣畅的笑，在笑声中和“昨天”告别，在笑声中走向未来。可以预期，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道路无比广阔，相声艺术将以新颖的风姿立于文学艺术之林！

传统相声遗产评介

一、传统相声的来源

传统相声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，吸收了各种艺术和生活的营养逐渐形成的。同所有的民间文学一样，传统相声有它的集体性、口头性、变异性和传承性的特点，一般没有专业作者，也没有固定的文学底本，往往经过了无数艺人的实践，经过了观众的选择、比较，最后才成为臻于成熟的作品。因此，被保存下来的传统相声数字不确，据说有六百多段，但是解放后记录成稿的仅三百段左右。而这三百多段里内容也互有重复或雷同，手法也间有彼此穿插和近似之处。

取材于现实生活进行创作的作品，是传统相声的主干。这是因为相声是讽刺艺术，它必须反映群众熟悉和关心的生活，提出并回答群众关切并共鸣的问题。因此，纵观三百多段传统作品，不难发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。实际上它是一幅社会生活的“风俗画”。如早期的相声作品多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和封建军阀，其中官府的腐败、官吏的贪婪、军阀的骄横和虚妄，是这些作品重要的思想特色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相声流传在城市的“底层”。这一时期的作品则集中揭露变态社会人们的变态心理，诸如阿谀奉承的恶习，敲诈勒索的

伎俩，尔虞我诈的关系，醉生梦死的生活等，形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“社会相”写照。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，中国是一堆腐朽的垃圾，相声流传在市民阶层，往往通过对他们的生活描绘，曲折地反映了帝国主义、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历史灾难。那是一个民不聊生、朝不保夕的社会，中国是接近死亡的一具尸体，相声里所散发出来的臭气，反映了旧中国的不治之症。

取材于民间笑话的作品，在传统相声里为数不少，大多进行了积极的改造，割除了那些原始自然状态的东西，往往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。比如对于愚蠢的讽刺则往往以县官为“模特儿”，目的是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里的那些贪官污吏。对于自私和吝啬的讽刺也往往和现实生活的世态结合起来，揭示那种“无官不贪，无商不奸”的社会本质。对于虚伪的讽刺更是以尔虞我诈、你欺我骗的世态炎凉为背景。如《性急》与《火烧裘尾》的笑话，本来是描摹“急脾气”和“慢性子”两种人的性格特点，一个是火烧了衣服也不着急，一个是看见了“慢性子”的举动就突然发火。但是在单口相声《日遭三险》里，却以这两种人为线索，着重写一个贪婪的县官要寻找这两种人（还有另外一种爱小便宜的人）为他个人的私利服务。当他寻找到这几种人以后，立即遭到了“搬起石头打自己脚”的下场：“急脾气”给他当差，结果把他扔进河里；“慢性子”为他看孩子，结果把孩子掉进井里；“爱小便宜的”为他买棺材，买了个大的又偷了个小的……这种情节的改造和主题的升华，都是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人民对统治者的憎恶感情，讽刺锋芒和现实意义更加突出。

有关文人的传说也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内容，多半还有些历史的依傍，往往是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，其情节和人物都往往经过了群众的改铸。但是，当它们一旦被吸收到相声里来，便被赋

予了更为浓厚的夸张色彩，几乎毫无历史根据，只有被再创作的艺术形象。比如孔子，在民间传说里有《孔子和采桑娘》的故事，描写他“在陈绝粮”的窘态，而在相声里孔子则成了更为尴尬的人物。《孔子吃元宵》嘲笑他如何把“一文钱一个”改为“一文钱十个”，不仅毫无廉耻地吃了人家的元宵，而且还摆出一副“温文尔雅”的样子。相声里的孔子近似于生活里的无赖，反映了群众对这位“至圣先师”的看法。在《抬杠铺》里，对一个普通“杠头”所提的种种问题，他居然张口结舌、无言答对，说明这位“圣人”是并不那么高明的。

文化典籍的素材也经常相声所吸取。它们不尽是被铺陈、演绎，而常常被夸张、歪曲。诸如《批聊斋》、《批三国》、《歪讲三字经》、《歪讲四书》等，都是用“歪讲”、“曲解”的方法，巧妙地介绍这些著作，目的是制造笑料，反映作者机敏、智慧的眼力，常常嘲笑那种不懂装懂的人。《歪讲三字经》、《歪讲四书》等还反映了群众对这些僵死的经典嗤之以鼻的轻蔑态度。

取材于语言文学游戏的，多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。早在宋元时期即有拆白道字、顶真续麻、说百草名、说百药名一类的技艺。传统相声继承发展了这种历史文化。如《对春联》的联诗对句，《吕林炎圭》、《江河湖海》、《找五子》、《四字联音》、《八大吉祥》的拆白道字、顶真续麻，表现了汉语语言魅力及相声演员的机智聪慧，是一种有益的知识性和娱乐性作品，增加了相声幽默类型的艺术品种，直到今天仍有它存在的价值。

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掌故的作品多被吸收到单口相声里。它们近似一种艺术的“导体”——一头结在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上，一头又被相声进行大量的夸张和敷衍。多是借历史的躯壳抒发今人的感情。如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描写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，厌烦整天酒山肉海，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的生活，思念当初他在

要饭时冻饿近死，乞丐们送给他的“烂菜粥”。当这顿“烂菜粥”——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做得时，满朝文武和朱元璋本人都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。这类笑话当然是今人形象地评价历史的手段。

传统相声是一块吸水力很强的海绵，是一个无铁不吸的磁体。它在生活“底层”里存在，就千方百计地吸取各种营养，为壮大自己的肌体而奋斗。纵观三百多段传统作品，几乎每一段都有它素材的根源，评书、戏曲，市声、乡音，杂技、鼓曲等，都是它摄取营养的对象。

二、传统相声的思想和艺术价值

（一）传统相声的思想价值

传统相声生长在黑暗的旧社会。因此，讽刺是它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。其锋芒所向往往直指最高的封建统治者——皇帝。如《改行》描写在“国丧”期间，全国禁止娱乐活动，人民一律服“断国孝”。而艺人在此期间无法生活，以至连最出名的演员也不得不改行做小生意。作品中描写了号称“鼓界大王”的刘宝全卖粥的惨状，而著名的京剧老旦也不得不改行卖菜。他不会吆喝，又习惯了舞台的台步，只能用京剧的唱腔来报出所有的菜名，当他已疲惫不堪时遇到了唯一的买主——一个老太太要买他的黄瓜，他撂下担子一抚肩膀感到无比疼痛，不由失声叫了一句京剧道白：“苦哇！”谁知竟引起了老太太的误会：“噢，黄瓜是苦的？不买了……。”艺人的遭遇是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缩影，也曲折地控诉了统治阶级是如何践踏艺术。

单口相声里有不少情节曲折、笑料横生的“大笑话”。它们多以娓娓的故事、含蓄的笔法，愤怒揭露了最高封建统治者及其党羽间尔虞我诈、贪婪虚妄、昏庸无能的本质。《连升三级》描写一个目不识丁的无赖，怎样在种种偶然的机遇下成为皇帝的宠儿的故事。生动地揭示了官场生活的腐败。《君臣斗》揭露了君臣之间的勾心斗角，形象地说明了仕途的升迁并无必然的根据，往往只是封建皇帝的一句戏言。《知县见巡抚》把那种在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靠钱捐官的黑幕讽刺得淋漓尽致。那种官越作越大，钱越赚越多的知县、巡抚之流，原来是一些不能说也不会道的“混蛋”。且看题为《属牛》的单口相声小段：

……京南有个保定县，后来改名叫新津县，这个县管十八个村子，十八个村子的进项连人家那零还不够哪，这个县进项小点儿，这就是知府生钱的道儿！知府不用去接，叫知县接去，给他往嘴里抹蜜。宁河县不是进项大吗，你要不运动知府，他把你调动了。这位知府把新津县调宁河县去啦，把宁河县调新津县来啦。新津县愿意啦，来个肥缺，那宁河县受得了吗？到这时候宁河县就得给知府送礼，可不敢送钱。一送钱落个贪脏，让御史一知道，全刷下来啦！怎么办哪？知府一年办两回事就得啦，办俩生日，他一个，他太太一个。到办生日啦，是他的属员都到班房那儿去打听：

“大人快办生日啦？”

“啊！”

“几儿几儿几儿？”

“啊，几儿。”

“大人想让我送点什么礼？”

“那我哪儿知道哇！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呀！”

“大人高寿呢？”

“五十六哇。”

五十六，送点什么合适呢？得想想，一想啊，五十六岁属鼠的，嗯，上金店给打个金耗子，金子是一寸见方十六两呵，这金耗子一尺二寸，这一根尾巴一根条子都不够，俩眼睛两块钻石，五克拉八一个，拿这个金耗子往寿堂上一摆，知县得在旁边儿盯着，好让知府看见它。这知府到时候得上寿堂转悠转悠，理着小胡子，看看各样的礼物。一眼瞧见啦，要是份量轻，就是一层皮，就搁那儿啦！这一拿没拿动，看了看下款，一看知县在旁边站着哪，一拍这知县的肩膀：

“太好啦，太好啦，这个真可心，这个真可心！”

这就是告诉那知县：“你放心吧，你那儿坐着吧，我绝不调你。”又说：“这手工太巧啦！”

手工巧干嘛呀，他说那份量太大啦！

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用心哪，你就知道本府我是属鼠的！哈哈，就打一个金鼠。好！用心！啊，下月太太生日，太太比我小一岁。”

弄去吧！小一岁，属牛的，你给弄个金牛得多少钱哪！老百姓还活得了活不了？！

这种讽刺是愤怒的，又是不着鞭痕的。它以被讽刺对象自己的行动来展示其丑恶的灵魂。传统相声生长在旧社会，因而不可能直言其事、直截了当地抨击社会。为了能在重压下得以生存，常常采取种种曲折迂回的手段。所谓“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”。有不少语言文字游戏的方式，貌似逗人一笑，实际却蕴藏着讽刺的烈火。相传同光年间朱绍文表演的《字象》就是其中的一篇代表作品。所谓“字象”就是借用汉字象形、谐音的特点，言此指彼、言

是若非。用“一字一象、一升一降”的方式，写一个字，说它象什么东西，做过什么官，因为什么丢官罢职。且看其中一段：

（甲写一个“一”字）

甲 “一”字象擀面棍儿。

乙 做什么官？

甲 巡按。擀面不是在案板上吗？这儿擀，那儿擀，哪儿厚擀哪，在案板上来回寻。

乙 因为什么丢官罢职？

甲 因为它心慈面软。心慈不能掌权，面软吃不了抻条面啦！

（乙写一个“二”字）

甲 “二”字象什么？

乙 象一双筷子。

甲 人家筷子一边长，你这筷子怎么一长一短呢？

乙 我这……我夹红煤球来着！

甲 做过什么官？

乙 做过净盘大将军。

甲 为什么丢官罢职？

乙 因为它好搂！（搂钱）

甲 怎么？

乙 不搂，菜怎么没啦！

（甲写一个“而”字）

甲 象什么？

乙 象个粪叉子。

甲 象个粪叉子？粪叉子五个齿呀？

乙 铙掉了一个。

甲 作过什么官？

乙 作过典史！

甲 九品典史？

乙 不，它点粪屎。

甲 因为什么丢官罢职？

乙 因为它贪脏……。

军阀混战时期的《揣骨相》，也是以“相面”的方式，抨击反动军阀是“贼骨头”、“贱骨头”、“反骨头”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内患外乱、民不聊生，一批象《混合面儿》、《牙粉袋》一类作品应运而生。《牙粉袋》讽刺“强化治安”物价飞涨，演员以迂回的方法说面粉“落价”，只是口袋小了点儿，象牙粉袋似的。

除去对统治者犀利的批判，对污浊的社会风气、丑恶的世态炎凉的揭露也是大量的，几乎触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。如带“论”字的作品就有《当论》、《赌论》、《嫖论》、《哭论》、《窝头论》、《小买卖论》等数种。《当论》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，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。一件衣物到了当铺手里往往被褒贬得一文不值。请看一件皮袄被他们描绘成什么样子：

拿起皮袄来先喊：“写”！这儿喊“写”呢，那位写票的先生把笔准备好了，净等写什么东西和号头儿。“写！老羊皮袄一件……”我一听，不对呀，我爸爸那件皮袄是二毛剪茬儿呀，得咧，老羊就老羊，反正赎的时候你得给我这件东西。他往下一褒贬可难啦。“老羊皮袄一件，虫吃鼠咬、缺襟短袖、少钮无扣，没底襟，没下摆，没领子，没袖头儿！”我说：“你拿回来吧，我赎出来成振布啦！”“这是跟你开玩笑，两块，你这皮袄没带包袱皮儿，得包纸。”我说：“多少钱一张呵？”“两毛一